

國 殤

屈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

庚32
64

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燿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

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

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

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楚辭九歌

印 編 校 學 山 進

不
做
信
虞
方
文
李
新
編

司令長官教育手令

戰鬥上永遠不變的精神

「瞄準打死不退」「不作俘虜」

(摘錄八月十一日朝會講話編爲手令)

「瞄準打死不退」，屬戰鬥範圍的準，不論戰術如何部署，均應以此精神打死敵人；「不作俘虜」，根本是民族的靈魂，不論戰況如何悲慘，均應以此精神保證民族人格。故應瞭解「瞄準打死不退」「不作俘虜」在任何戰鬥時，是永久不變的。

序

幾十年前嘗八股時文，改成策論國文時候，學校命題就有了『德日陸軍何以最強論』，交卷立論自然是德日國民性強，打起仗來，寧死不倖辱故陸軍之強舉世無比焉，末尾大概也添幾句中國苟欲強其陸軍亦必自改造國民性始云云。然而我們中國人是做文章就完了。這次日本侵略中國，德國橫行歐洲仍然證明能够犧牲的國民即便是暫時，也是要打勝仗的同時更證明怕犧牲的國民，是會給國家招致重大危險的。法蘭西就是榜樣。

有一本書叫『法國的悲劇』，著者安特烈·莫洛亞是一位法國文學家，身經目睹其祖國之失敗，發憤寫了這本書。他的書論指出，救亡之道第一條就是『鼓起勇氣——一個國家若不能為他的自由而死，將必滅亡。』他的意思不是說謀國可以採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冒險政策，而是說，缺乏犧牲精神，不能維護整體的存在而犧牲個體，則結果必陷國家於危亡。所謂救亡之策正其說明法國敗降之因。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在戰場一向被目為後進，但自革命後經過二十年來的訓

軍

事上表現出突飛猛進的成績，尤其是勇敢犧牲舍己為羣的精神，超越德日。此次德蘇戰爭，蘇聯曾以舊式飛機十二架，滿載數千公斤之炸藥運入帶橋向德國運輸艦十二艘分別猛烈撞下，蘇聯的損失是飛機十二架，空軍敢死隊員十二名，德國方面即損失滿載軍火之輪船十二艘及士兵數千人，國際間稱譽蘇聯英勇絕倫的空軍為『浴炸彈』。又今年四月間蘇軍同德軍在

卡爾科夫伊斯姆大會戰中間，有一部被圍蘇軍彈盡援絕，悉數戰死，沒有一人投降，各國記者，皆爲之驚訝不已。

閣長官在講話裏面告訴我們這個好榜樣，並且說：『你們看這種精神如何偉大，這種力量如何雄猛！這種不怕死犧牲的事蹟如何悲壯動人。』

閣長官曾教訓我們說：『備軍打，死不退，戰鬥精神，不做俘虜，堅定氣節，在平時不易表現，只有在戰場上銜鋒陷陣時才露出來，但必須平時培養，這個力量，臨時才能施展出來。這就是「不怕死」三個字。你們應當拿上他人上的精神來補，就是拿上古今中外人的好的精神來補自己的不足，差一分補一分，差十分補十分，差千分萬分補千分萬分。你自己短什麼就補什麼；不怕補不足，只怕不肯補。』（閣司令長官抗戰復興言論集第四輯上編二八九頁）

本書之輯印本此意，取古今中外不從俘虜的故事選彙編輯冠以長官講話。雖然體材難免不純，而內容力求嚴正，意在取他人之所長而長之。

或者有人以爲現在的時代，非南宋明末可比，現代的人更不應該以伯夷叔齊自期，關於這些忠臣義士的文字倘若廣爲流傳，影響所及，假壯實悲。這自是有心人的意見，但這種意見士著於跡象而忽於精神了。就跡象說，誠然，那些忠臣義士所扮演的是亡國悲劇，和現在情形渺不相涉，可是，就精神說，他們所堅持的是一種道德價值。即天啓。朱光潛先生有一文談價值意識，非常精彩，大意是，人生在世，都不免有個理想；或爲溫飽，或爲名位，或

爲學問，或爲德行，或爲事功，或爲醇酒婦人，或爲鬥雞走狗，所謂『存其大體爲大人，存其小體者爲小人』。人性本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爲善所以難者，道德行爲，雖祇與良心，常與私利相衝突，勝私慾需要極大的意志力，私慾引人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徑走，而道德行爲往往須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這本有幾分不自然，但是世間終有人爲道德信條而不惜犧牲一切者，即深切感覺到善的價值。『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醇儒，向少作俠士氣的口臉，而竟說得如此斬截者，即本於道重於生命的一個價值意識。古今許多忠臣烈士寧殺身以成仁，也是有見於此。從短見的功利觀點看，這種行爲有點傻氣，但是人之所以爲人，就貴在有這點傻氣。（思想與時代第十一期）

馮友蘭先生有論道德境界一文，立論更其徹底，說凡社會的分子在其社會中，都必有其倫與職，盡倫盡職底行爲，是道德底行爲，盡倫盡職，與一個人於盡倫盡職時所作底事的成敗沒着聯帶關係。歷史上底忠臣義士，努力王事，至於知窮力竭之時，往往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知其力已竭而其所作底事，仍未能成功，則其不成功絲毫無損於其行爲的道德底價值。（思想與時代第十一期）

且即以單純軍事觀點論之，不做俘虜而戰死也是絕對正確的，閻長官教育手令指出『陣前打死不退，屬戰鬥範圍的事，不論戰術如何部署，均應以此精神打死敵人；『不作俘虜』，根本是民族靈魂，不論戰況如何悲慘，均應以此精神保證民族人格，故應瞭解『瞄準打死不退』，不做俘虜』在任戰門時，是永久不遺的。（革命行動第二卷第八期）

這裏很明白，學習歷史上人物的精神，是拿上他們的其人之所以爲人，其盡倫盡職的精神，來補我們的不够。其失敗的跡象，自然在不補之列。爲使這番道理明顯計，本書選了白羽先生談氣節一文，以便知所補焉。

最後，尤其重要者是自己補，還要不容人不補，實行心教傳真示範的嚴格教育，所謂具體的模範領導，父母教兒女，妻子教丈夫，朋友互相勉勵，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的大家一致努力。人人都補，成爲羣衆力量，才能發生效用。倘如只有少數人能成人，大家只是喝采驚嘆，成功的希望就很少。又倘如只把對象限於士兵青年，光要他們補而身居要職者不補，那末豈但成功的希望得渺茫，補劑也許會反而成了毒劑。

所以這本冊子裏特別選了魯迅先生的雜文一篇「登錯的文章」，附在卷末，雖然有些必也狂狷的意味，但寓意深刻，頗足以資警惕也。

目次

第一部分

- 國魂「不做俘虜」 閻錫山 (一)
- 敵人虐待俘虜 閻錫山 (一)
- 全民族應同寧死不做俘虜而努力 閻錫山 (二)
- 不做俘虜鞏固立國的精神 閻錫山 (三)
- 凡甘做俘虜及投降者一概擊斃之 閻錫山 (五)
- 世上的懦夫才愛錢怕死 趙戴文 (五)

第二部分

- 宿夷叔齊恥食周粟 史記 (七)
- 孔子過陳 韓詩外傳 (八)
- 田橫和他的部下 史記 (九)
- 漢高祖殺了公 史記 (九)
- 蘇武 (一〇)

張巡	(一二)
文天祥	(一八)
史可法	(一九)
史可法二三事	(二〇)
閻典史傳	(二一)
江陰起義	(二六)
鄭成功	(三一)
鄭成功和台灣	(三二)
衣寶貴死難記	(三四)
他是一塊碑	(三八)
斯巴達的國民訓練	(四〇)
斯巴達之魂	(四二)
南斯拉夫的愛國軍	(四九)
特奧湖	

第三部分

談氣節	白羽	(五一)
登錯的文章	魯迅	(五三)

MG
D693.092

6



3 1761 7626 5

國魂「不做俘虜」

愛國熱忱與見義勇為的真精神，表現最確實處莫過於不做俘虜。義之所在，無敵以摧，毫無躲閃，毫無假借，且在立國最確實，最緊要的戰場上表現之，全民能此，國魂現。

敵人虐待俘虜

敵人虐待俘虜，是敵人國魂保證的手段。日本三島在地理學上是個小國，能這麼橫行世界，就是他的不作俘虜的精神。我們俘虜住敵人時，敵人口噴腳踢，不隨我們走，甚至狠毒把看他的人咬一塊肉，為的是殺我們把他打死，他平素和他的官兵說：作了俘虜時，中國人如何虐待，他們如何恥辱，俘虜不是人作的事，因為這樣，他俘虜住中國人亦必須虐待，罵不是人。藉以教他們官兵，知道作了俘虜，就是身體上這樣痛苦，顏面上這樣丟人。有時最初優待我們的俘虜，也必須和他的官兵們說，我們暫時優待他們，再叫中國的兵來，將來過幾個月，我們把他處置了。反過來我們不作俘虜抵抗的人？他打死以後，他還要給我們立墓，豎一支那烈士的碑，也是為使他們的兵，知道了戰死的兵，不只是本國人稱讚，敵人也要恭維；投降的丟人，不只是本國人痛恨，敵人也要痛恨。他拿上這種方式教育他的官兵，因此他不得不拿上虐待俘虜，保證他的官兵，不敢作俘虜。

閻錫山



全民族應向寧死不倖虜而努力

閻錫山

據淪陷區傳來消息，五月間日本朝日新聞刊載該報特派記者守山紀述蘇德上月卡爾科夫伊斯基間大會戰詳情，並述及德法馬奇諾防線攻防戰之往事，謂有蘇軍大部，被包圍於一十里之圍圈內，全數被殲滅。各國記者初均認爲蘇軍在毀滅之前，一定要有有理性的投降交涉，而蘇軍竟不肯出此，至於被殲，此種精神，各國記者均甚驚訝。在各地所見俘虜之法兵，關於伊等自身之戰爭已經完了，未致戰死，認爲是僥倖，故常帶笑容，所遇蘇軍俘虜，均面如土色，與中國俘虜同，均非投降之俘虜，而爲失去抵抗力後，遭受強迫之俘虜云云。

我們聽了這段消息，知道頭等民族是寧死不倖虜，二等民族是恥倖虜，三等民族是盡到任務醒顏倖虜。我們細細分析分析，這三等民族在戰場上抵抗敵人的力量，各爲若干？寧死不倖虜的這等民族，不只是戰場上抵抗力量大，是準備作戰用的力量就大，蓋其腦筋中只有打死敵人是自己的活路，此外皆是死路。假定以寧死不倖虜之抵抗力量爲百分。恥倖虜之抵抗力量，至多打三十分，盡到任務醒顏而甘倖虜的力量，則可能打五分。百分的等於鋼。三十分的等於石，五分的等於土。土不能與石較，石不能與鋼比。不在其數量多少，其質度不够故也。立國於今世界，應向何方努力，知此則甚明白，我民族被俘者面如土色之精神，係祖宗遺留，非今日的人，有所貢獻。今後應集中全國心力，努力由恥倖虜進而爲寧死不倖虜，如蘇聯之進步。帝俄之時，亦如法兵之甘倖虜，不數十年進於恥倖

俘虜，今則行將進而爲寧死不俘虜，實爲我國今日全國唯一努力之目標。我二戰區全體幹部，必須竭盡心力，致力於此，在最短期間，猛速進步而完成之，是爲至要！

不做俘虜鞏固立國的精神

閻錫山

據報我××部隊，圍攻高莊之役，敵人最後僅剩六人，猶復據土堡抵抗，被我圍困兩日，該六敵兵子彈用罄，逃竄不得，被我軍攻入土堡活捉時，發現該六人預先均以白布自行細縛一起，表示誰也不能跑，死在一塊兒的意思，及至俘虜住他以後，他又踢又咬躺在地下求死。今天侵略人的國家，總是憑的這種不做俘虜的民族力量。這和一打就被俘虜，一打就散的軍隊相差多少呢？

又據中央社洛陽二十七日電稱，魯西時雙樓之役，敵利用裝甲車之猛烈砲火掩護步兵攻擊，曾突破我軍陣地三次，旋經我軍與敵肉搏，將敵擊潰，最難能可貴者。我軍士兵胡振聲等四名，在雙樓北端，擊毀敵戰車四輛，並換着敵屍軍服，混入敵陣，擊斃敵會同州司令，並斃傷敵八名後，因敵集合數十名圍擊，遂各從容自殺，敵甚爲敬佩，特將該兵等四名築穴安葬，並立碑紀念，名曰：『大中華民國民族英雄胡振聲等之墓』。

敵人虐待俘虜，是敵人國魂保衛的手段，使他的官兵們知道做了俘虜，就是身體上這樣痛苦，顏面上這樣丟人。有時最初優待投降者，也要集合了他的軍隊說：『這些人該死，不

過我們利用他們一時，利用完了，再活埋他們，味狗啃他們！因爲不如此預先說明，恐怕他的官兵們認成投降了人是有好處，那他就非亡國不可。他們殺這投降的人時他集合了他的軍隊講話，約是說：「你們既然能叛了祖國來投降我，將來一定也能帶上日本的槍再投降他人，你們這種人還能不殺嗎！」他們說是如此說，但是他真正的心地全是爲教育他的國民，防範他的官兵去投降人，我們可以說他一句話，日本人殺投降者虐待俘虜是爲儆戒他的國民，鞏固他的立國精神，教育他的官兵，若不如是，他就不能立國了。

反過來我們不肯做俘虜激烈抵抗他的人，死後，他給，立墓豎碑，他這也是教育他的官兵的一種方式，意思就是不做俘虜戰死的兵，不只本國人稱讚，敵人也要恭維，投降的兵，不只本國人痛恨，敵人也是痛恨。

今天我們能否立國，全看戰場上不做俘虜的精神與社會上不做漢奸的人格及剷除漢奸的風尚够不够。我們醉生夢死投降敵人的人，他們真是糊塗，但也由於國家未教育他們所致。以後應徹底教育不做俘虜殺敵人而死多光榮！做了俘虜被送至東三省煤窯或南洋做奴隸折磨而死多冤枉！投降了人爲敵人殺上許多同胞而最後再被人活埋被狗啃了，反教人罵一頓無心肝！無廉恥！並教人拿土投降者的命教育他的國民，這真是太無心肝，太不聰明了！我×戰區應普遍教訓組織政軍民一齊澈底明白；並喚醒全國同胞，絕對不做漢奸，殺盡防害國家民族利益的真漢奸！絕對不做俘虜，鞏固立國的精神！

凡甘作俘虜及投降者一概擊斃之

閻錫山

華靈廟二十四壯士是超軍人的，可以謂之爲「神」，不做俘虜是個國魂；不做俘虜就是頭等的軍人，惟在不敵俘虜之中，而有區別，被敵俘虜，脚踢口咬，爲敵殺害者，這就是不做俘虜，但看見將要殺俘與敵斃死不得自自殺者，較被俘而自殺者尤爲果決，至長官命令繳械而不願同流合污而自殺者，其精神之充滿與純淨，可謂至矣，就軍人說：精神無以上之者，就職務上說：張敬師甚萬順，處此變局，最爲適當，張爲營長時，隨團長守蔚城，團長因被圍而欲降，張則挺身而出向大衆曰：「軍人只有死，何得降，如有言降者，余均以叛國罪人待之，是優種軍人隨我來」全團響應，團長單身鼠竄，此真處上級失義時之模範行爲也，願我全體將士，以後以張敬師長萬順爲模範，凡有甘心作俘虜與投降者，不論其爲長官與部屬一概擊死之，爲正當之行爲，至要，至要。

世上的懦夫才愛錢怕死

趙戴文

我們聽了「會長」的悼詞，可以說「一字一句，都是足以令人下淚的，會長悼詞裏有兩句話：「不愛錢不怕死」大家聽明白沒有？」（衆齊聲答聽明白了）世風敗壞以後，人人都認爲能弄錢會偷生的人，就是「有本領」，造化中多少國家的人民，把愛錢和怕死，崇尚起來，誰

還做不愛錢不怕死的事呢，今天會長在悼詞中大聲疾呼，凡愛錢怕死的要殺盡他；大家聽清楚沒有？（衆齊聲答聽清楚了，）可是世上的懦夫才愛錢怕死，無名英雄則不然，古之視人國者，可伐不可伐，就看他有沒有不愛錢，不怕死的多數的無名英雄，今天我們自殺的有這樣多的人，這真是無名英雄很多了，但要養這樣多的無名英雄，全在教育上着力，宋朝岳武穆稱「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治矣」儒者之教，即在是，古人對七八歲到十六歲的弟子時代教以「臨財勿苟得，臨難勿苟免」一十七歲到三十歲成人時代便教以「見利思義，見危受命」到三十歲以後的從政時代，就教他自寫，「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語，這幾句話好記不好記，（衆齊聲答好記）人之能行不能行，全在爭當前一點，常人雖知當死而死不下去，見利便顧不得義不義了；能行的人，當死便死了，臨財不苟得。我們生在世上的最可恥的事，莫恥於死於婦人文字之手，這道理就是中國歷史上儒學的精神。（謗至此長官囑主席，將黃道周楊椒山的事蹟，給大家講講，以下主席續講）

明黃道周在莊烈帝時，因他奏摺上指明奸人的話很多，有人勸他，說有性命危險，他仍不顧。莊烈帝殉國前，他已去官，福王繼統南京，又任兵部尚書，被滿清處死時，要求行刑的最後殺他，末後幾個被殺的人，因胆怯腿軟了，他厲聲的說。「大丈夫就在爭此一刻。」可見他的氣魄和休養是如何的了。

楊椒山在沐浴禱祝以後，奏劾嚴嵩，別人勸阻他，他不聽，出了死罪時，在監獄中，仍談笑自如，臨刑前一日，有人送熊胆丸給他，他說，「椒山自有胆，何必借熊胆，」行刑時

，他還唱「浩氣蓬太虛，丹心照千古，太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最後一個字沒說出口，而頭已斷，其氣意冲萬丈之高。凡出發的軍人見我，我均以關岳爲訓，因爲關岳，不愛錢，不怕死，講正氣，是足爲千古軍人的楷模的。

伯夷叔齊耻食周粟

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分

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遂餓死於首陽山。

孔子過陳

韓詩外傳

春秋的時候，楚國侵略陳國，把陳國的西門打壞了。後來楚人把這座城得到手裏，就教陳國投降的老百姓們去修理。

恰好孔子坐着車從那裏經過，他不對修城的人致敬。子貢心中疑惑，便勒住馬韉，問孔子說：「先生你是處處遵守古禮的。按照古禮，從三人跟前經過，便應當下車；從二人跟前經過，便應當在車上致敬。這裏有這麼多人，先生不但不下車，也不在車上致敬，是什麼意思呢？」

孔子回答說：「國家將亡的時候，人民若還不知道，便是不智。知道了，不用力去爭，便是不忠。國家亡了，又不肯死，便是不勇。修理城門的雖多，這幾件事一件都不能行，他

們有什麼敬呢？」

田橫和他的部下

史記

漢高帝劉邦統一天下的時候，山東地方有三個田姓的齊國，都給他滅了，田橫也是他們的同族，不能在山東地方存身，便東向到海島中去稱王。因此現在還留下了田橫島的名稱。

田橫到了島上，手下尚有義士五百人，本想慢慢部署，恢復齊國，無奈這時候，漢高帝勢力強大，田橫萬不能抵抗，漢高帝也向來佩服他是個第一流好漢，便派人去招呼田橫，請他到洛陽來。

田橫爲了漢高帝一再招請，勉強動身上道。但是到了半路，他總覺的就此投降，不免失去了人格，便立刻自刎而死，高帝知道了，流涕痛哭不止，一面醢葬田橫，一面再派人到島上去招呼那五百位義士，那裏知道這五百位義士，聽得田橫的凶信，早已一齊自殺。田橫和那五百位義士的意思，就是寧做斷頭漢，不做屈膝人。」

漢高祖殺了公

史記

丁公是楚國的將軍。

楚漢相爭時期，丁公奉楚霸王項羽的命令追擊漢王劉邦，在彭城以西把劉邦包圍了，劉邦急了，就喊了公說：「你我都是英雄，英雄豈有互相迫害之理。」丁公動搖了，引兵不追而還，劉邦纔乘機退去。

後來劉邦滅了項羽，丁公做了俘虜，自以為當年有恩於劉邦，就去求見，心裏想必能得到高官厚祿。

不料劉邦因為丁公對他的長官項羽，不能效忠，所以看他不起。事實上，當年放走劉邦，結果使項羽失掉天下的就是這個誤國的丁公。劉邦爲了教訓軍人，就把丁公斬首示衆，並且昭告部下說：「後世爲國家做工作的人千萬不可效法丁公！」

這就是賣國求榮的軍人的下場。

蘇武

漢書

漢武帝（西歷紀元前一四〇—八六）竭力經營邊疆，開拓土地。那時節邊疆各種族中，匈奴最強盛。一次，蘇武作正使，張勝作副使，一同出使匈奴。到了那裏，恰趕上匈奴內部有人謀反，張勝也參加那種活動。後來被單于（匈奴的王）發覺了，要拷問張勝。蘇武知道這事必連累自己，恐怕受匈奴侮辱，有傷國體，當時就想自殺。手下人忙阻住了他。不久單于果然打發投降匈奴的漢人衛律來召他受審。他對他手下人說：「一個使者，代表國家

的尊嚴，若去受審，豈不使國家受辱！縱然活着，還有什麼面目回國！」說着，便拔出佩刀自刺。衛律趕忙上前抱住了他。人雖不死，却要傷很重，氣絕了半日，方甦醒過了。

單于佩服他的氣節，一必要他投降。每天打發衛律去游說他。衛律當在蘇武面前，舉起劍來嚇張勝說：「投降便不殺你！」張勝就投降了。衛律又對蘇武說：「副使有罪，你得連坐！」蘇武說：「我不與他同謀，他又不是我的親屬，爲什麼要連坐？」衛律又舉起劍來嚇他，他却毫不在乎的說：「要殺就殺，用不着那麼裝模作樣！」

衛律見恐嚇無用，便又改過笑臉來勸他說：「蘇武，投降罷，有好處！我投降後，就封王拜將，帶兵數萬，養馬滿山，多麼富貴！你今天降了，明天還不是同我一樣。若不聽我的話，以後可別想再見我了。」

蘇武對衛律說：「你這無恥的叛叛，賣國求榮！我避你都來不及，爲什麼想再見你？」衛律把一切報告單于後，單于越發要他投降。他們想出一個殘忍的方法來：把蘇武囚在一個地窖裏，斷絕他的飲食。這地窖裏，那時正下大雪，他躺在冰冷地窖裏，渴了嚼些雪，餓了便吞點氈毛。如此過了好些日子，竟沒有死。匈奴見他不屈不死，又把他送到北海邊沒有人煙的地方去。教他在那裏牧羊。並且說：「公羊生了奶，纔准你回來。」他到海上，沒得東西吃，就掘些野鼠和草子充饑。成天牽着那根漢節牧羊，睡覺時也不放手。一天一天的過去，那節上的氈子都漸漸的落盡了，他還是不肯投降。

蘇武有個好友李陵，前因帶兵征伐匈奴，戰敗投降。這時單于又派他來作說客。李陵帶

了酒食來到海上找蘇武。在一個山脚下草地上找着了，就同他噙了三天酒，趁機勸他說：「我聽說令兄犯點嫌疑，已自殺了；令弟因捕人未得，也服毒死了；老太太呢，已經去世；太太又早改嫁了。人生同朝露一樣，活得多久！何必老在這兒吃苦？我勸你還是趁早投降罷。」

蘇武說：「不要再說投降的話，老朋友，你不明白我；我們受到國家的好處，以死報國，是應當的。我決不投降！」

李陵住了幾天又勸他，他越發堅決。那點誠懇處，使李陵感到慚愧，不禁歎息說：「我同衛律的罪惡，真是天樣大了！」

蘇武一直到漢昭帝時，纔得回國。他在匈奴住了十九年，初去的時候，還是一個壯年人，回來時候，鬚髮已全白了。

張 巡

(一)

一間書房的窗上，透出兩個黑影子，一高一矮。看那影子的姿勢好像兩個人有所辯論似的。如果有人好奇，伏在窗前往裏看看，就會看見的是位書生的模樣，手裏拿着一卷漢書。高的足有七尺身材，黑臉上滿是鬍鬚，目光炯炯的望着那書生說：

『我老見你讀漢書，爲什麼讀來這樣久？』

那書生搖頭道：『老記不住，我已讀過十幾遍了。』

大個子笑道：『我讀三遍，勉強還記的住。』

『我不信，』書生說，『你背誦我聽。』

大個子便笑着把書生手裏一卷漢書琅琅背誦，完篇時一字不差。

書生懷疑道：『這一卷教你碰上了，再換一卷你能背誦嗎？』

大個子點點頭。書生便隨手從架子上抽出一卷漢書讓他背誦，他照樣背誦出來。書生再

抽，他再背誦，屢試不差。書生不禁驚歎道：『你真了不得，我平常也不見你老讀書哪！』

大個子笑道：『這算什麼。不瞞你說，我真正心的還是兵法一類的書呢。』接着二人便

談論起國家大事來。那大個子講到國家情形如何危急，軍事上又如何毫無準備，不禁神色激

昂，兩鬢的鬚鬚都一根根倒豎起來。

這兩人是誰？那書生就是于嵩，大個子就是張巡。張巡是唐玄宗開元末年進士。爲人重

志氣，講節義，朋友有了困難，他總是傾財相助，毫無吝色。書讀得極多，作文章，提筆一

揮而就，從不起草。可是他並不去與幾個書生比較文章短長。他看出國家不穩情形，只想能

得機會爲國家作點事業。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西歷七五五年），安祿山反了，聲勢很大。張巡便召集了些民兵討

賊，保守雍丘城。賊人派來四萬兵馬圍城，城中兵力單薄，人人惶恐。

張巡集合部下民軍，對他們說道：

『兄弟們，害怕無用，我們得想法子解圍。現在賊人以為我們兵少，很輕視我們。我們若在今夜出其不意，發兵向他們進攻，他們必起驚慌。一驚惶隊伍必亂，我們趁此努力一戰，必得勝利。』

將士聽了，人人胆壯起來。於是留下一千人守城，把其餘的民兵分成四隊，到了夜裏，大轟四堵，直向賊人攔撲去。鼓角齊鳴，喊聲震天。賊人措手不及，被殺死了不少。張巡果然打了一個勝仗，還得了許多軍械。

第二天，賊人大部集合，便把一座雍丘城圍圍住了。傍晚時，無數賊人從四面八方架了雲梯吊樓來攻城。張巡只令兵士用草把灌上油，點着拋過去。那些雲梯吊樓全着了火。紅光彷彿燒着了半個天。那些在雲梯上的賊人，全身帶着火燄，隨着火光熊熊的雲梯，跌到城下壕溝裏去了。直到天明，這戰事方告一段落。

這種戰爭一連幾日，城中的箭看已快用盡了。張巡秘密的想出一條計策來。一夜二更多天，城頭上忽然出現了一片火把。城外的賊人見了，急急把隊伍排開，張弓搭箭，防備偷營。城上的火把忽然又不見了。在微明的月色下，只見上千個黑黧黧的人影跳下城來。賊人以為這必是來偷營劫寨的。幸喜有了準備，便爭着用強弓硬弩，齊向城下射去，密如雨點一般。快到天明時，那些黑影子又被拉上城頭。原來它們全是用稻草紮成的假人！這時全身是箭，像刺猬一樣。因此一來，城中就憑空得了數十萬枝箭。過了數日，張巡又用同樣方法籠

入下城。賊人一見，以爲又是草人借空了，只笑笑不理會。誰知這次却是真人！五百壯士，悄悄摸到賊人的營盤裏，順風縱起火來！城內又出兵相應。賊聲四起，賊兵大亂。焚燒了營寨無數，且追奔十餘里。

因這次失敗，賊人老羞成怒，不久又集合了大隊人馬前來。那時各方消息隔絕，求救一無希望。並且衆寡不敵，人心浮動。有六個將官來見張巡，勸他投降。張巡就說：『你們主張投降嗎？明天大家好好商量。』

到了第二天，他便把天子畫像掛出來。帶領將官兵士行過了祿。將昨天六個說降的將官叫出，當着衆人，責以大義牽去斬了，且下令道：『誰要賣國投降，這就是榜樣。』因此軍心更加堅固。

賊人知城中毫無投降意思，用盡種種方法攻城，張巡想出種種方法對付。圍城六十日，大小數百戰，兵士皆穿着鎧甲吃飯，裹着創傷作戰。前後四個月，賊兵共有數萬，張巡却騰下一千多老弱殘兵。但他那份精神與智力，到底把賊人打退了。

(三)

睢陽城上有幾個兵士，坐在城樓邊盾牌上曬太陽。他們閒談着新從雍丘來到的主帥張巡。一個兵士說：『他記憶力真好，我們隊伍裏的人，他只見過一面，就沒有一個不認識的？』

另外一個說：『他不止認識我們，這城裏好幾萬老百姓，那一個他叫不出姓名來！』

第三個插嘴說：「他不止認識我們，還待我們同弟兄一樣呢！」

正說着，張巡來巡城了。一看城外情形，異常安靜，有點古怪。就向守城軍官說：「準備着，今晚賊人必來攻城。」說完就走了。衆人看看城外，毫無動靜，除了各處有旗幟在微風中飄揚以外，看不出什麼消息來。但知道主將料事如神，就各自留心準備。

到了夜晚，毫無動靜。望望賊人的營盤，一點燈光也沒有。快到三更了，守城的兵士都已經有點疲倦，他們相信今晚不會再有戰事了。忽見一支火箭飛起，接着城牆下出現了幾千火把，賊人果然大隊來攻城了。這一夜賊人爬城十次，真個是殺聲震天，流血滿地。快到天明了，賊人纔退下去。因為城中早有防備，賊人自白的犧牲了幾千人。

這時是唐肅宗至德二年（西曆七五七）。張巡與許遠同守睢陽。圍城的賊人多至十餘萬，日夜作戰，多的一天至於二十次。張巡許遠合力守城。一面安撫百姓，一面鼓勵將士，兵雖少却每戰必勝。

圍城的賊將是尹子琦，張巡想射死他，苦於認不出來。張巡便令兵士，收集艾蒿一千支，削作長箭。日裏賊人進攻時，射出城去。中箭的十分歡喜，以為城中箭用盡了，都爭着去報告尹子琦。張巡在城上看得清楚，便令有霧雲一箭射去，恰好中了尹子琦的左眼。

城中糧食快盡了，各方救兵又不到。賊人探知虛實，就加緊用雲梯渡兵攻城。張巡命兵士用鈎把雲梯鈎住，放火焚燒。賊人又用戰車木馬衝城，張巡又命拋下巨石將他們打得粉碎。賊人佩服他的聰明，不再攻城；却只把一座城密密層層的圍住，預備餓斃全城人民。賊兵

圍城既久，城中糧食以盡，人皆嚼點木蒿充飯。兵士餓死的極多，剩下的也都瘦而且病，不能作戰。想棄城東走罷，又恐睢陽一失，江淮一帶地方都不能守。只得併死守下去。

到了十月，這座城終於攻破了。張巡，許遠，南霁雲，與其他將官共三十六人，都被囚在一個地方。賊人說過：『凡不投降的就殺頭。』可是誰也不肯投降。就義以前，張巡站起身來，來回的走。大家有跟着站起來的，也有低頭流淚的。張巡說：

『好弟兄們，不要害怕。爲國而死，是我們的本分！』

大家因想起他平時的好處，以及多日共患難的情形，與最近的將來同樣的結果，無不傷心歌泣，不能抬頭。

賊將尹子琦來了，問張巡：『聽人說，你督戰的時候，大呼大喊，常常皆裂血流，嚼齒盡碎，怎麼就到這樣子？』

張巡罵道：『我想氣吞反賊，可恨力不從心！』

尹子琦大怒，便用佩刀抉他的口。他滿口流血，牙齒存下的只三四顆。還大罵：『我爲國而死，死得光榮；你降賊，猪狗不如！』直到被殺時他臉上顏色不變，只揚揚如平常樣子。

張巡還有個姐姐，嫁給陸家。當饒王李巨東走臨淮時，他便遮住馬頭，勸李巨不要放棄百姓同城池。李巨不聽，只賞她一百匹綢子，她拒絕不受。後來隨着張巡守睢陽。每日到軍隊裏去爲兵士縫補衣袴鞋襪，又爲他們敷藥裹傷。軍隊中都稱她作陸家姑，對他十分敬愛。破城時，也同時被害。

文天祥

宋朝的丞相文天祥，初在江西做官。元兵犯宋，天祥就把家產充了軍餉，起兵「勤王」。有人勸他道：「元兵分三路攻我京城，勢如破竹。先生帶了一萬多個兵去勤王，好比趕了一羣羊去和老虎打架，這又何苦呢？」天祥道：「這個我也知道的。不過國家養有臣民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却沒有一個人去救他，這不是很可痛的事嗎？天祥不自量力，情願去和元兵拚命，或者可以使天下的忠臣義士，聞風而起呢。……」

文天祥起兵和元兵交戰，屢戰屢敗，有好幾次幾乎被元兵捉住，但是，他一點也不灰心。有一次，正在營裏吃飯，不料元兵突然而來，因此被他們捉住。元將張弘範把他帶到營裏去，再去攻打厓山，和宋將張世傑交戰，弘範請天祥寫信招世傑投降。天祥道：「宋朝是我的父母；我不能保護父母，還要叫人背叛父母，天下有這種道理嗎？」弘範竭力逼他，他就拿着筆寫了自己的一首舊詩，末後兩句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弘範沒法，只得罷了。

厓山既破，南宋已亡，元兵營裏，擺酒慶賀。弘範對天祥說：「宋朝已經亡了，丞相的忠孝已經盡了；如果能回心轉意，以事元的事，仍舊可以做宰相的。」天祥笑道：「國亡不救，死有餘罪，還敢貪生怕死嗎？一

弘範派人送天祥到燕京去。元帝要天祥投降，十分優待他，但是他到處不肯投降，後來元帝恐怕發生別的變故，就把他殺了。天祥臨死的時候，態度非常從容，衣帶裏留着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史可法

史可法是明末時候的人。當崇禎殉國，清兵入關之後，明朝的臣民，就在南京擁立福王。那時候，清兵從北方向南進攻，揚州是必經的地方。史可法帶領大隊兵士，就在這裏駐守。

史可法的軍營中，軍令非常的嚴肅，他自己也非常的刻苦。

在吃緊的時候，他甚至於全夜不睡覺，只叫一個兵，坐在那裏；他把自己的背，靠着兵的背，略休息一下。聽到警信，立刻起來巡邏。一個兵疲倦了，另換一個兵。如此輪流的替換，直到天明為止。

遇到冬天極冷時候裏，衣服上的霜結了冰，把衣服一振，冰就嘩嘩的響；史可法絲毫不覺得苦。

不久，大隊的清兵來了，史可法拚命的和他們抵抗。但是大勢已去，沒有法子挽回，結

果是揚州失了，史可法也死了。他臨死的時候，留給他家中的遺書道：「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臬下相見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史可法二三事

全祖望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固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固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刀，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託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奎，以起兵不克，執至自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關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

閩典史傳

(一)

明崇禎十四年（西歷一六四一）五月裏，一日天剛放亮，有一羣江洋大盜，駕着上百十隻大船，當潮漲時，順着江潮直入內地。這些強盜把船停泊到江陰縣城邊，就準備登岸攻城。恰逢縣官過別縣有事去了，留下的縣丞和主簿，都懦弱無能，不知如何是好。城中男女老幼，更嚇得手忙腳亂，各處奔竄。

正當緊急時節，有一個身材高大，面色蒼黑，神氣十分嚴肅的壯士，提刀帶箭，騎着一匹大馬，獨自向街上跑去，大聲喊道：

『好漢子，要保全老婆孩子，快跟我去殺賊！』

頃刻之間，跟去的就有上千人。但這些平民手中既無兵器，又無旗幟，殺賊是不成的。於是那黑漢子又一馬衝到一個人家的大竹園裏去，高聲吩咐！

『專急了！你們每人砍一竿竹子，我拿出錢！』

各人取得了竹竿，飛跑到城外江邊去，堵住了上岸的地方。竹竿豎立同槍林一般，隊伍擠的同城牆一樣。黑漢子氣慨昂昂的坐在馬上，往來指揮，那時鎮江上海賊，正在豎起紅旗，放下舢板，快要來攻城了。那黑漢子帶着搭在船上，瞄準了，聽的一聲，便把賊船上頭

毋射倒一個。如此連發三箭，就連射死三個。岸人大聲喊殺助威。賊人慌了，不知道岸上有多少兵，趕忙掛起帆來逃走了。

這個率領民衆，設計退賊的，是通州人闕應元，新近纔到江陰縣作典史。官職雖小，經巡撫把這件事轉稟報政府後，政府卻准許他出門時用黃傘大旗清道。在當時這是個稀有的光榮——靠他的勇敢與智慧所賺來的光榮。

後來他升了廣東英德縣主簿。因為母親害病，一時趕不及動身赴任，明朝卻亡了。他硬携帶家眷，暫時住在江陰城東的砂山地方。

那時節，蒲清在北方已改元易位，到順治二年了。這一年派遣大隊兵馬過江南。許多縣城皆紛紛迎降；不久之間便到了江陰縣境。

江陰縣人民，不肯投降，決心與這座小小縣城共存亡。他們想推戴新任典史陳明選作首領。

民衆代明皆說：

『我們同是中國人，不能忍受異族的統治和蹂躪。我們要聯合起來抗戰，至死也不屈服！現在請你作我們的首領罷。』

陳明選說：

『我的計謀同勇敢，都不及闕應元。大衆既然有這種決心，要作這種大事，應當請他來纔有辦法。』

於是立刻派人飛馬去迎接閻應元。到了他那裏，代表把城中人計劃一說，閻應元立刻答應，率領親信家丁四十八人，當夜就趕到城中來。

那時節，城中兵士不到一千人，戶口只有一萬左右，糧食又不知從什麼地方籌措，閻應元來到後，一面清查戶口，一面修理城池。把先前的兵備道會化龍製造的火藥火器，貯藏到各城樓上。又令每家派出一個男子守城，其餘的男人輪流送飯。且勸告大戶人家捐輸，說：『捐輸不限於銀錢，凡繳豆子，小米。綢緞，布疋和其他應用東西的，都很好。』有個監生程璧，首先捐銀子兩萬五千兩，其餘的人都踴躍輸捐。因此一來，就有了火藥三百罇，鉛鐵彈丸一千石，大砲一百尊，礮弩一千張，錢十萬串，米麥豆子萬石，其餘如酒、醋、鹽、鐵、以及柴草，無一不備。

閻應元調度兵同起義的分守四門，東門歸武舉黃賂，南門歸把總某甲，西門歸陳明選，閻應元自己把守北門，且兼巡邏西城。城中布置剛好就緒，清兵便如潮水一般捲來，把城圍住了。

(二)

清軍將近十萬，整了一百多個盤。把江陰縣圍了數十重。他們盤弓向城上仰射，很傷了些城上的守兵。但城上的大砲響，居高臨下，城外死傷的卻更多。城外架大砲攻城，城牆坍下後，閻應元就下令用厚鐵皮包裹門板，又用鐵索子連貫起來，掩蔽城牆缺處。另外將空木箱裝滿泥土填補坍下的地方。清兵探知北城牆層層薄一，故攻北城。北城已被穿通了。

閻應元就下令每人搬運大石一塊，在北城裏築一道高牆，一夜間便成功了。清兵又掘隧道進城，閻應元便命兵士引水去灌那隧道，掘隧道的清兵全被淹死。

閻應元法令嚴明，凡犯法的，必依法從事，勇敢的必有賞賜。受傷的他親爲裹傷換藥，死的必好好埋葬，且親自去祭奠。與民衆壯丁說話，不呼姓名，但稱「好兄弟」。陳明選是另一派頭，他爲人寬厚和氣，待兵士很親愛，安撫他們時，常至流淚。兩人寬嚴不同，但皆能得民衆愛戴，因此全場壯丁都樂於聽兩人命令，至死不變。

清兵主將劉良佐，原爲明弘光皇帝一員大將。投降清朝後，卻替清朝打先鋒。見攻城不下，就到城下來請閻應元談話，勸他投降。閻應元罵道：「我不過一個小小兵吏，還知道爲國家守城；你一個堂堂大臣，失節投降，反替敵人來爭國家的土地！我不知道你有什麼臉面來見我們！」劉良佐羞的無話可說，趕忙走了。後來清兵又縛了兩個投降的將官，在城下跪着，哭哭啼啼的勸降。閻應元便罵他們說：「敗軍之將，不該早死，還有什麼臉來囉嗦？」說着，命兵士用石頭打死那兩個無恥的降將，城下又派人來傳話：「只要把四城起事的首領各殺一人，就不閉城。」閻應元說：「寧可殺我，也不能殺他們！」

中秋節到了，江陰還不解圍。兵士每人各領得一份賞月錢，三三五五出股份辦了些酒肴，登城痛飲。有個音樂家許用德編製了一支曲子，名「五更轉」，歌詞意思是，「英雄雖爲國而死，精神卻永遠不死。閻應元令幾個善歌的領導大家來唱這支新歌。在月光下無處不聽到這種歌聲，歌聲同城上的刁斗聲喇叭聲互相應和，真是又悲壯又淒涼。這樣子一連唱了三夜。

城下清兵聽到歌聲，知道他們甚至死不肯投降。就加緊攻城。扛着雲梯來攻城的敢死隊，盔甲皆用銅鑄作成，刀斧砍到上面，只聽鏗的一聲，鋒口就缺了。加上四圍砲聲，隆隆不絕，百里以內，皆爲震動。天空中彈丸如雨，矢交織，砲彈墜處，房屋嘩嘩的坍下，接着煙火冒起，呻吟一片。街巷間無處無死屍，無處不是哭聲。但閻應元登城巡哨時，還是氣概昂然，十分鎮靜。因此民族精神也極健旺，運婦人小孩都敲着鍋鑼響器助威。

一天早上，大雨像翻江倒海一般，到日中越下越大，正在雨中大戰間，忽見紅光一道，從土橋直射到城西，接着轟隆一聲，天搖地震。原來有兩處城牆，已被清兵用炸藥轟坍了。城外清兵趁着這機會，從煙雨迷蒙中竄擁而上。閻應元見城不能守，就帶領百來個壯士在街頭與敵人巷戰，刀鋒肉搏八次，殺了上千的敵人。

後來看看無望了，回頭見身後一個湖，他便翻身跳到湖裏去。潮水太淺，求死不得。劉良佐又預先有命令，務必把閻應元活活捉來，他於是從水中被捉。

劉良佐雄赳赳的坐在乾明寺的佛殿上，一見閻應元趕快跳下來揪住他的衣袖，眼中流下淚來。

閻應元說：「哼！有什麼可哭的。事情到這地步，一死罷了！」他被送到清兵營裏。受審時要他跪下，他不肯跪。清兵用矛子向他下腿戳去，腿斷後他還是罵不絕口。到了晚上，清兵擁他到棲霞禪院。半夜裏，守廟的和尚聽得一個人大聲喊叫：「要殺我，你就快殺，我不投降！」一會兒，便沒聲息。閻應元已死了。

至於陳明選呢！城破時，他下想與敵人巷戰，到兵備道衙門前傷重身死。死後手中還緊

緊的握着那把殺敵的大刀。全身是血，靠在一堵牆邊站着。

江陰起義

易蒲

(一)

從五月二十五日起，江陰城裏的市街，像遇到了荒年，街上冷清清的，店舖有些全關着，有些只開着半邊；一早一晚，簡直關上大門，看不見人影。白天赤熱的太陽，照在街上，人們從東城到西城一路走過去，就像踩着月光，身上雖然晒得發熱，却有如中夜宵行。

二十五那一天，是江陰最後的一任大明知縣林大老爺哭崩解印的日子。因為南京破了，明室被江山倒運完了。林知縣不願歸順滿清，所以在明倫堂痛哭了一場，辭別江陰的士紳走了。

江陰城上假設塌了一片天，人們的心裏也一團漆黑。總覺得世界會有一個什麼大變，因此大家關着門，在家裏伏着，就這樣過了快一個月。

六月二十，幾匹快馬闖進江陰城，一直跑到縣衙門去。不久就傳出消息：清朝派了新縣太爺來了，三四天便到任，河南人，姓方。

大家聽說這消息，震了一震，沉默了二十多天的江陰城，有些動盪起來。

一姚老板，聽到什麼消息嗎？二前衙裏生藥的湯三老師，走進隔壁竹篾店去問老姚。煙管敲去他的詩背上，姚家正在吃飯。

「噓，噓。」老姚含了一口飯，一面起來讓坐，一面把口中的飯咽下去，然後說，「你坐，你坐。不是說新知縣要到了麼？」

「我不是說，這城裏有人開會，說要起義，你知道嗎？」

「起義？起什麼義？我一點也不知道。」姚篋匠筷子插在飯碗中，隱着兩隻眼睛。

「反清復明，不讓韃子進江陰。」

「聽說新來的知縣不是韃子，是漢人。」

「我知道。剛才有人走過孔廟，說明倫堂聚着許多人，在那兒說：要反清復明，不讓韃子佔天下。我倒想去看看，是什麼一回事。」

老姚的一碗飯，已經兩三口扒光了，這時他放下碗筷。

「你去，我也跟你去看看，

「好，好，你吃完飯吧。」

「吃完了。」他伸手在嘴上抹了一把，兩手搓着，「我也不要吃了，回來再吃去。」

姚四娘瞪着眼望着他：「要塞就一趨塞飽，回來可沒有誰替你留。」——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看的，飯也不吃完。」

姚篋匠沒有理他，跟在湯三老頭兒背後，一腳就跨出了大門。

(二)

二十日明倫堂的會，沒有結果，一無糧餉，二無救兵，起什麼義呢？秀才們說了一陣，

無精打采地散了。

二十四，新知縣方亨到任。湯三老頭探聽出來，方太爺是大明進士出身，從河南趕到山東的清軍營中去投降的，所以現在得了這一任知縣。過了三天，二十八日清早，湯三老頭兒的十六歲孫兒出去買米，從縣衙門口走過，看見聚着一大堆人，有的看告示，有的大聲說話，他問買大餅油條的小三子，回答說，新縣太爺出告示，叫把頭髮剃光，漢人都只許當和尚了。所以大家嚷着，不肯剃。

他連忙背着半袋米奔回家去，滿頭大漢，一進門便喊「爺爺」。

「什麼事，什麼事？一他媽從他肩上奪下米袋，推了他一掌。「你失了魂嗎？嚷什麼？爺還睡着。」

他怔了一怔，扯起腰圍裙抹漢。爺爺却在櫃台後的小房裏咳嗽着問他：「阿根，是什麼事？」

「爺爺，縣衙門說，要剃髮，當和尚。」

「當和尚，誰當和尚？」

老頭兒覺得不對勁，有這樣的事嗎？鞋子來了，連頭髮都不讓人留下，豈不是天翻地覆，叫我們漢人絕種？

「告不在那裏？領我去看看。」湯三老頭兒順手把他的旱煙管拾在手中，走出大門，阿根到他的前頭，拔步飛跑。

(三)

縣衙門前聚滿了人，照壁上的告示被撕得不成樣子，只剩下幾片碎角，掛在牆下飄動。「喂，告示怎麼說啊，誰把他扯掉的？」人越來越多，從衙門口直到縣衙的大堂，都擠滿了人。大街上不知是誰，竟敲着大鑼，一路喊過去。大堂裏一片嚷着，叫縣老爺「出來講話」。

「叫方知縣出來！當面問問他。」

天已經正午，大家揮着漢，嚷着，爭論着，擠擠着，人越來越多。

方知縣出來了，被人擁上公案。衙役們揮着老虎棒，叫人肅靜。

方知縣說了一大篇話，勸大家歸順新朝，安居樂業。

有人問：「江陰可不是降了？太爺可不是新朝派來的知縣嗎？」

「要降順，就要剃髮。常州府宗太爺現在已經派人來了，押着本縣百姓剃髮。」方知縣

咳着。

「頭髮好剃的嗎？」

「這是清朝的法律，不能違反。」方知縣厲聲說，「常州府的公文是『留頭不留髮。留

髮不留頭。』本縣雖然愛民如子，但是不違法律，本縣自有嚴辦。」

人羣中一個聲音：「你是明朝的進士，身上改穿着圓頭，來做清朝的官，羞不羞，醜不

醜？」人們哄笑着，有人拍掌。方知縣白胖的臉上變了色，一躬身跨下公案去了。

掌聲和吶喊雷一般的爆發，屋瓦都震慄着。晚上人羣又擁到明倫堂去。爲首的人舉出來了，又以許用爲首，武的以季世美季從孝爲頭。他們決定起義抗清。議事議到半夜，忽有縣衙裏一個書辦，排衆而入，說方知縣正在備文請兵到江陰來屠城。文書已經飛馬發出去了。這消息象一盆油撥在火上。人羣重新擁到縣衙，直進內堂。方知縣從牀上被人拖起來問他：「要死，還是要活？」

方知縣跪在地上叩頭，聲音都嚇啞了。就這樣一條夏布巾，把他綁到舉人夏維聲的家裏派人守着。

(四)

事情攪大了，不過二三天，城裏城外，四鄉八鎮都傳遍了，人們聽說要剃頭髮降清，正如在心上點起一把火，有的人磨刀，有的人揮棍，一聲喊便集合起來。不約而到的，千千萬萬，把一個江陰城塞滿了。

武庫打開了，刀槍劍戟，紛紛搬了出來。分隊伍，立旗幟。鳴鑼鑿鼓，大校場聚集着成千萬的人羣。

六月初一日發教文起義，初二日在城門口盤問出兩個奸細，是方知縣暗中派去請救兵的，大家當場把他們一陣亂刀砍碎；晚上，把都察院中住着的四個隸子兵拖出來殺了。

人越聚越多，糧餉兩缺，城裏的富翁，一個姓陳的陳璧，一口氣便捐出三萬五千兩。這

使人歡聲雷動。連湯三老頭兒都興奮得流眼淚。他向衆人道：「不殺盡韃子，我湯三老頭不能算人，只算是做了六十年狗！」

轟轟烈烈，江陰城在大江邊上挺立着，城上高掛着反清復明的大旗。

初六日，清兵從常州出發，初七日到虞門，二十一日，清兵開始圍城。從六月初一起義，八月二十一日城破，整整抗戰了八十一天，在江陰城外，二十四萬清兵，被江陰城中的義兵殺死的包括三王十八將在內，共七萬五千；城破之日，巷戰兩天，城廂內外二十萬人沒有一個人投降，橫死山積；文廟中的泮池，城內的孫郎中池。玉帶河，裏教場河，浮滿了女人和小孩的屍體。

清兵血戰二日，才完全佔領江陰城。他們在東城的敵樓中，發現牆上橫寫着斗大的十七個字：「二十萬人同心起義，留下大明三百里江山。」

這是江陰民衆抗戰領袖闔應元的手筆。

鄭成功

鄭成功是明末清初時候的人。他的父親名叫鄭芝龍，做過明朝總兵，駐紮在福建地方。那時候，靠近福建的台灣島，被紅毛國人佔據了，他們常常接濟中國的海盜，在福建沿海一帶，往來騷擾。鄭芝龍看見了這種情形，心想要把海盜肅清，必須先把紅毛國人趕走，

就帶領了兵到台灣去，和紅毛國人開戰。他的兵雖然勇敢，可是紅毛國人有的是大砲，所以不能得到勝利。然而他的志氣，並不因此稍挫，而且永遠不忘記台灣，不忘記這次戰敗的恥辱。

後來的兒子鄭成功長大了，立志要完成他父親未竟的志願。有一次，領兵去打台灣，抵抗紅毛國人猛烈的砲火，結果，竟把紅毛國人打走了，把台灣也佔領了。他就在那裏開闢荒地，訓練兵士，振興商業，把台灣整理的漸漸地興盛起來了。

沒有好久，明朝就被滿清滅亡了。鄭芝龍晚節不終，竟投降了滿清，但是鄭成功大義捨親，繼續抵抗。後來滿清懷疑鄭芝龍，結果，鄭芝龍身爲降虜仍不免被殺，鄭成功在台灣依舊用着明朝的年號。他還想把台灣做了根據地，慢慢地擴充他的勢力到福建廣東去，再慢慢地驅逐滿清，恢復中國！

可是那時候，滿清的勢力正盛，鄭成功部下的將官，也有暗中投降滿清的，所以鄭成功不但不能夠驅逐滿清，反而被清兵屢次來攻擊他。鄭成功在台灣死守了幾十年，始終不肯投降。直到他的孫子鄭克塽的時候，台灣才被清軍佔領。

鄭成功和台灣

台灣原是中國的領土，面積有十二萬方里，人口有四百萬，十分之八是中國人。在明朝

才命，這其才這長才力勞勳，被這列位承襲人位損着。

那時清兵入關，佔據了整個的中國，鄭成功感着國亡家破的悲哀，便立志棄文就武，驅滿復明。他走入文廟，把身上的儒衣儒冠，一齊卸下來，用火燒了，對孔子神位行過禮，仰天叫道：『我鄭成功從前是個黃口小兒，現在是個亡國孤臣！我覺得生在當今，咬文嚼字是全無用處的；所以我把衣冠還給你。此後，我得戴盔披甲。和滿奴決一死戰，爭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請你老夫子作個見證罷！』

他便在福建南澳島上，招集同志，訓練軍隊，討伐滿清。他屢次舉兵攻打福建、廣東浙江、弄得清兵應接不暇。後來又統領海陸軍衝進長江，攻陷鎮江，進逼南京，率領將士，親自祭掃明太祖的墳墓，不幸被清兵三路夾攻，海陸軍都失敗了，只得仍回福建。

鄭成功絕不灰心，他想去台灣做根據地，徐圖恢復！他便帶了艦隊攻打台灣。在安平附近上岸，打下了赤坎城，進攻安平。這時清廷約荷蘭人合攻鄭成功，鄭成功毫不在意，仍舊拚命攻打，支持了九個多月，又用計把水源塞住，使荷蘭人無水可飲；一面派人對他們說：『要是把城池還給我們中國，你們的妻子財物，儘可帶了隨便往那裏去。』並且退兵三十里，讓他們逃走。『人就用大船裝了財物，搬到別處去。』因此，荷蘭人經營二十七年的台灣，便交還我們中國，交還給鄭成功手裏了。

鄭成功得了台灣以後，便組織政府，制定法律，提倡農業，擴充軍備；並且廣興學校，啟發民智。不上幾年，把台灣治理得十分完善，同時，在福建的金門廈門兩處，駐重兵防守。

，做台灣的屏藩。又派使臣到菲律賓羣島，和西班牙通好，約他們做上海的幫手。

鄭成功把台灣佈置妥貼後，很想向國內發展，驅滿復明；不料壯志未酬，一病去世，那時但他年紀還不_過三十九歲。

左寶貴死難記

振鏞

一八九四年——即清光緒二十年——七月九日，日本以大兵八萬人犯平壤。時駐平壤者爲我國聶桂林、葉志超、馬玉崑等衆，激戰數日，不支而退，我總兵左寶貴死之。是役也，天地飲泣，日月無光，我軍死者一萬四千人，左公闔門殉難，死事之烈，亘古一人，余也當目時艱，痛心飲血，無淚可揮；謹撫捨私家筆記，以左公死事筆之於書，告我親愛之國人。

初日本以朝鮮事與我構釁，袁世凱請增兵修戰備。李鴻章以光緒十一年天津之約爲根據，欲使日本自動撤兵，弗允。袁謂清后那拉氏，以海軍餉欸修頤和園，蓋無意於戰。及日本已迫，且索償三百萬兩，而清廷始震驚。翁同龢三度叩閣請戰，以海軍爲可恃，朝廷稍有允意。而日軍以乘我不備，驟攻平壤。時扼守平壤之衆，雖未遜日軍，而各自爲戰，無統率之人，遂爲賊各個擊破。

左公寶貴，時率孤軍三千人，扼平壤之西南隅，裂眦泣血，數晝夜未一合眼；左公之母夜召左公入室，撫其背曰：「汝父世受國祿，死時汝纔四齡。汝父謂我，此子當爲國爭光榮

，母惜其一死。今事且急，汝父之言猶在吾耳。今日之事不以死力守者，非吾子也。」左公泣曰：「如老母何？」母怒曰：「國且不保；何有於我！人孰無父母；苟人人惜其父母而弗死，安有國家？汝行矣，天地祖宗必佑汝，我必樂觀汝之成功。」左公無言，哭曰：「今違母命矣。」入別其妻，稚子繞膝哭；左公乃慷慨拔劍起，謂其妻曰：「我且盡忠，稚子未必可保，然且勿死，迨我死訊至，然後汝與諸子同投後園之井而死，母聽賊以指污吾輩身。縱祖宗血食自我而斬，無憾也。」左夫人指嚙出血，裂帛書「赤心保國」四字，予左公，哭曰：「天乎！吾夫且負。」於是相持哭。少頃，左公躍馬，遂馳驟出城外。賊入萬人怒嗥如虎，擊甲銳兵，密如網布！左公誓師力戰，所部皆義憤填膺，必戮賊而後快，無不以一當百，奮呼力戰。

無何警訊頻傳：聶桂林走矣，葉馬兩師傾覆矣；賊兵已逼城內外，所保全者僅城南一隅耳。百姓呼號哀哭，爭集城南。兩軍據萬山作戰，計此山一失，平壤之陷，東北半壁，將無淨土。賊衆之來，如狂潮怒襲，鋒不可當。左公沉着應戰，死傷纍纍，士卒無懈意。左公誓於衆曰：「如尙餘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一弓一矢，必戰至死弗屈。」於是一晝夜，砲驚震天，賊爭攀援上山。左公命士卒以大石擊之，死者紛紛，賊不得逞。於是戰事稍息。左公檢餘兵僅二千人，半皆扶創。然山勢奇險，一夫守之，可拒萬兵，衆寡之勢無懼也。左公親調藥餌，勞劊卒。發軍糧以餉百姓。左公之妻若子，皆赤足涉水，燒飯食以勞軍。太夫人且扶杖爲出助。衆無不感奮，劊卒皆狂呼裏創起，暨而戰。左公以二千人徧佈要隘，析餉彈與之。

，戒以必死無屈，卻退者非中華之男兒。於是一面誓死戰，一面遣幹卒突圍求援於金山之宋慶，時宋擁大兵數萬鎮金山也。

然是時警訊傳入京師，朝士猶爭論不一，或以辱而生不如戰而爲言；或以賊勢盛朱可輕敵，姑以朝鮮予之爲言。會英美恐戰事延長，於彼將弗利，英使詣總理衙門。自請出調停。清廷遽信之。軍機大臣某聞言無能，奏言「出師之曲在彼，我以仁義之邦，不屑與蠻夷爲敵；且飭前方無庸抵抗，故任彼深入我地，然後各國必出爲我主張公道。是我又不費一兵一矢，而獲公理之戰勝也。」畏事之朝官爭附其議，於是清廷意決，電告前方戰士，暫勿作戰。日海軍時已逼黃海，致遠艦之管帶鄧世昌陣亡；提督丁汝昌自殺。宋慶得京電不敢出兵援左，且將退旨撤退。於是左以孤守平壤益無生望。越三日，兵士又死其半，援絕，彈亦垂罄。賊之來猶如潮湧。或執丈許之白旗，上書「招降」二字，飛揚示衆。左公大怒，拔箭顧左右曰：「且觀吾死此賊。」弦發，賊果應聲仆，於是無敢執旗招降者。無何彈罄，無以爲戰，然堅守要隘，持長刀及矛以刺賊，賊仍弗敢上。左公乃簡百姓中之壯丁者若干人以充實其隊伍；無以爲戰，則各掇石塊盈袋；賊上山，則投之以石。賊怒，遂以巨礮轟我，死者山積。再持一日，僅餘數百人矣。左公身被三創，披髮浴血，猶執刃督戰。曾前派求援之幹卒回報，言朝廷有令勿與抵抗。左公垂淚曰：「朝中雖有令，守土吾責也；且吾已誓於衆，將士死者多矣，安能屈服於賊？且吾軍雖覆亡，亦使賊知我未嘗無人，不輕視我也。或者朝士疆吏聞吾之死，而有所警惕奮起者乎？」遂拔劍曰：「孰敢言退者，血吾刃。」揮軍再戰，天暴雨

，狂飆驟起，殘卒植立雨中，持矛刺賊，時賊已以萬人衝矢石上山矣。於是激鬥竟夜，殘卒垂盡，賊之死亦數千。先金山嶺有闕廟，左公移其眷屬與難民中之婦孺於其中，森林隱密，賊未易到。至是左公右臂已斷，左目爲彈傷失明。返顧所部，無一存矣，遂奮呼起殺數賊，走入廟中，抱太夫人而哭曰：『兒今日盡忠矣；吾妻吾子已得死所，然何以處老母也？』

太夫人怒曰：『此何時？汝尙作兒女泣！汝今之死，可以報國家，可以慰父母，宜稱快權樂，何哭爲？』拂袖入後堂。左夫人携四子與弟妹僕俾十餘人，先後投井，井爲之滿；最後投者不能即死，則以首觸井欄，顛裂而亡。左公掘土掩井。急入後堂，則太夫人已縊堂上，猶有笑容。左公大哭而暈，及醒已爲賊所得。賊將高坐堂皇，繫左公入，作鸞鷲笑。操華語曰：『汝以弧軍抗我，殺我萬人，亦可謂好漢子。其如中原無人似汝何？今汝已就我繫。吾惜汝勇，知汝必不降，然不忍死汝，汝其行乎？』左公怒髮矗立，嚼舌噴血唾賊之面，曰：『汝以我爲何人？乃受汝憐！吾國以禮義立邦，寧汝夷狄所能及！國中忠勇之士有什百倍於我者，國民之衆且視汝千倍而不止；一旦敵愾同仇。集而殲汝，區區三島彈丸地，將齧粉矣。在昔我元太祖讎嘗四方，武功震海內外，以迄於明清歷代武功亦並世無兩，爾勿遂謂我無人。』賊渠大怒，趣衆前，斷左公之左臂，於是兩臂皆盡。又去其舌，罵聲含糊，然至死不絕。再去其一目，問曰：『汝今畏乎？』左公一躍而前，以是蹴賊。賊大驚曰：『此人乃同厲鬼，趣死之。』於是賊以巨刃剖公之腹，腸出乃死，然罵不絕口也。賊之稍具天良者皆墮淚，賊渠凶獰無似。亦頗有感嘆曰：『好男兒，不可多得。』出井中之尸十七具並葬之於

園中，豈碑爲志。下令勿殺諸難民，蓋亦有感於其忠烈也。

然而自是賊陷九連鳳凰諸城，自摩天嶺破金州大連灣，尋犯旅順威海衛，沿海門戶盡撤，而和議起。於是喪權辱國之馬關條約遂成，舉遼東半島朝鮮而棄之；尙賠軍費二萬萬兩。於是而德借膠州灣，俄借旅大，法借廣州灣，英借威海衛，遺毒至於今日。嗚呼！左公死能瞑目乎？

振鏞曰：左公之死，凜凜烈烈，千古一人而已！讀吾文者，當無不感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之專何如乎？寇之入我腹地也深矣。不能宣戰，何以不能抵抗？不能抵抗，何以並最低限度之防衛準備而無之？以數十百萬大兵，而屈服於數萬之賊，以方圓數萬里之版圖，而受制於彈丸三島之地。嗚乎！國人苟有人心，苟有血性，將何以自解哉！吾今作左公之傳，吾已無淚可揮矣，嗟夫！嗟夫！

他是一塊磚

在英美社會裏，常聽見有人說：「他是一塊磚」，那就是說他是個忠厚人的意思。這個典故，雖有點用的不大恰當，但被稱呼的人，誰都不能因此生氣，反倒覺得光榮。這個典故的來源如下：

從前希臘有個名城叫斯巴達。這斯巴達的人民，是全國最勇敢的人民。他們在家裏的生活，如同在軍營中的生活一般。城內並沒有雅緻的房子和美麗的雕刻，一切都是簡單和樸

素。

一天希臘北方一位大使來到斯巴達參觀。他早就知道斯巴達王的厲害，在參希臘中頂是有聲有色的。所以他想斯巴達一定有很堅固的城牆和高大的碉樓。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到了這裏時，並沒有見到這類東西。他便問斯巴達王道：『我已經參觀過你管轄的許多重要城市了。但是總看不到防敵的城牆，這是怎麼回事呢？』斯巴達王回答說：『大使你恐怕沒有細看罷。明日請你隨我來，我指給你看斯巴達的城牆。』

第二天早晨，王領着大使到郊外一帶，登上。看！那裏全城的軍隊已經列成作戰的陣勢。王很有神氣的指着他的軍隊對客人說：『你看斯巴達的城牆，——這一萬人，每個人就是一塊磚！』

勇敢的斯巴達人，真配這個稱呼。不信請看下面的一段故事：

有一次波斯國王領了六萬兵進攻希臘。斯巴達的三百兵和希臘別處的五千兵聯合起來扼守着一個要塞，抵抗波斯的侵略。整整的守了兩天，波斯兵不能侵入一步。你猜波斯的兵共有多少？差不多到三百萬！

當波斯兵迫近的時候，他們看見斯巴達的兵從容極了。有些在那兒遊戲，有些在那兒梳頭髮——這是他們預備戰死的規矩。

波斯的使者上前叫他們快把兵器獻給波斯王，但斯巴達的兵回答道：『叫他自己來拿吧。』使者笑了笑說：『你們看看我們的軍隊有多少！單只放起箭來，就可以把太陽全遮黑了。』

！」斯巴達的兵回答說：「那樣更好，我們可以在陰涼地裏打仗。」

就這樣，他們抵抗住那三百萬波斯兵的前進，整整兩天兩夜。末後他們四面被包圍，一點希望都沒有了。別處的希臘兵多從山溝潛逃，獨獨斯巴達的兵沒有一個肯逃的。他們血戰到底，最後死在他們所守的那塊土地上，一步沒有退；榮譽的戰死！

斯巴達的國民訓練

斯巴達人，最注重下一代國民的訓練。男子出生以後，七歲之前，稱為「母之子」，在家庭中受母親的教育。斯巴達的母親們，不是「慈母」，竟是「嚴父」；她們對待自己的孩子，決不姑息，決不溺愛。有時孩子餓了，聽他哭，不給他吃；冷了，聽他凍，不給他穿；這是要他從小就能忍耐寒。有時讓孩子睡在暗室裏，這是要他從小就要剷除畏懼之心。有時又在室中點滿了耀眼的燈火，這是要他從小就養成耐受強光的習慣。斯巴達的母親們，個個都能在家庭中，這樣的嚴格訓練自己的孩子，所以斯巴達某王后曾經說：「惟斯巴達婦人生男兒！」

到了七歲，那便稱為「國家之子」，必須離開家庭，送進團立的少年營受訓練。在這少年營中，有公共的食堂，有公共的寢室，設備都極其簡陋，樸素。在這少年營中，規律極嚴，生活極苦；食物粗惡，不許飽食；衣服只是一件單衣，不許穿兩層；冬天也赤着腳，不許穿鞋；每天要在河中冷水浴，不許用溫湯；晚上睡覺，只用一條褥子，這褥子不是現成的，

必須由少年們自己採集河邊的蘆花，自己動手編成。在這少營中，主要的功課是劍術、騎術、游泳、競走、狩獵、角力、投槍、軍樂和軍舞。「勞其筋骨，餓其體膚」，這也是斯巴達國民訓練的特色。

少年的言語貴簡明，不許嗜蘇。在路上行走，必須低頭垂手，不許昂首闊步。見了長者，要恭敬，要服從。在公共集會舉行儀式的時候，往往長幼相合同唱着壯歌。老年人先大聲唱道：「我們過去是勇敢的壯士！」其次，壯年人接着唱：「我們現在正是勇敢的壯士！」末了少年接着唱：「我們，在最近的將來，就要做更勇敢的壯士！」

到了二十歲，才離開少年營，成爲公民。但是還得入正式的兵營受種種的軍事訓練，直到三十歲爲止。

斯巴達的國民，都受過這樣的訓練，所以他們都「視死如歸」，他們都「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他們都認「爲國戰死」是無上的光榮。

不但男子如此，斯巴達的婦女也都忠勇壯烈，有一個婦人，當她兒子出戰的時候，親自拿一個盾給兒子說：「我勝了，你拿着這盾回家來；不然，就把這盾蓋着你的屍首回家來！」相傳有一個婦人生了八個兒子，在某次戰役中，同時死於國難，後來奏凱招魂，那婦人不流一點眼淚，高聲祝禱着說：「斯巴達呀！斯巴達呀！我生這八個兒子，就爲的是你啊！」斯巴達的母教一歌，是很有名的，其詞如下：（1）阿母育諸兒，進兒赴戰場，諸兒齊戰死，阿母心不傷。兒生爲國生，兒殤爲國殤，所以報祖國，國祚永輝皇！（2）鄰兒死戰

場，我子逃回里，子歸歸母羞，重篋且至死。生男胡不肖？不如鄰家子！國勇無儒民，殺之憤乃止。

斯巴達人這種吃苦耐勞，尚武愛國的精神，值得我國的少年效法。斯巴達婦女對於孩子的嚴格母教，培養一國之子，的特殊作風，尤其值得我國的婦女效法。

斯巴達之魂

魯迅

西歷紀元前四百八十年，波斯王塞耳士大舉侵希臘。斯巴達王黎河尼佗將市民三百，同盟軍數千，扼溫泉門。(德格摩比勒)敵由間道至。斯巴達將士殊死戰，全軍咸焉。兵氣奮發，鬼雄雲騰，途浦累皆之役，大難斯復，迄今讀史，猶慷慨有生氣也。我今撥其逸事，貽我青年。嗚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擲筆而起者矣。譯者無文，不足摸擬其萬一。噫，吾辱讀者，吾辱斯巴達之魂！

依格那海上之曙色，潛入摩利遜之灣，衣袂第一峯之宿雲，亦冉冉呈霧色。灣山之間，溫泉門石壘之後，大無畏大無敵之希臘軍，置黎河尼佗王麾下之七千希臘同盟軍，露刃枕戈，以待天曙。而孰知波斯軍數萬，已乘深夜，得間道，拂曉而達衣袂山之絕頂。趁朝敵之懸然，偷守兵之微睡。如長蛇赴壑，蜿蜒以踰峯後。

旭日最初之光線，今也閃閃射壘角，照此淋漓欲滴之碧血，其語人以昨日戰爭之烈兮。壘外死士之殘甲累累成阜，上刻波斯文『不死軍』三字，其示人以昨日敵軍之敗績兮。然六軍三百萬夫豈懲此敗北，未嘗消其銳氣。噫嘻，今日血戰哉！血戰哉！黎河尼佗終夜防禦，

以待襲來。然天既曙而敵竟杳，敵幕之鳥，向初日而噪，衆軍大懼；而果也斥候於不及防之地，齋不及防之警報至。

有奢利利入曰：「愛飛得者，以衣馱山中峯，有他間道告敵；故敵軍萬餘，乘夜進擊，敗佛雪守兵，而攻我軍背。」

咄咄危哉！夫事云矣！警報戰腦，全軍沮喪，退軍之聲，震巖然，飛塵以磅礪於軍中。黎河尼佗愛集同盟將校，以議去留，僉謂守地既失，留亦徒然，不若退溫泉門以爲保護。希臘將來計。黎河尼佗不復言，而徐告諸將曰：「希臘存亡，繫此一戰，有爲保護將來計而思退者，其速去此。惟斯巴達人有一履戰地，不勝則死」之國法，今惟決死戰！今惟決死戰！餘者其留意。」

于是而羅羅諸州軍三千退，而訪嗜斯軍一潰退，而蝶克烈軍六百退，未退者惟刺司駭人七百耳。慨然嗜斯巴達武士，誓與同生死，同苦戰，同名譽，以留此危極淒極壯絕之舊壘。惟商蒲斯人若干，爲反復無常之本國憂，而被抑留於黎河尼佗。

嗟此斯巴達軍，其數僅三百；然此大無畏大無敵之三百軍，彼等曾臨敵而笑，結怒欲衝冠之長髮，以示一睨不視之決志。黎河尼佗王亦於將戰之時，毅然謂得「王不死則國亡」之神誠，今無所遲疑，無所猶豫，同盟軍旣旋，乃向亞波羅神而再拜，從斯巴達之軍律，與禱以待強敵，以待戰死。

嗚呼！聖軍，惟待戰死。然有三人焉：王欲生之者也，其二爲王戚，一則古名祭司之裔，

曰：「豫言者息每卡，爾響以神誠告王者也。息每卡故待王側，王竊語之，彼固有家。然彼有子，彼不欲亡國而生，誓願殉國以死，遂侃然謝王命。其二王戚，則均弱冠矣；正撫大好頭顱，屹立陣頭，以待進擊。而孰意王召之至，全軍肅肅，謹聽王言。噫！二少年，今日生矣，意者其雀躍返國，聚父母親友作再生之華筵耶！而斯巴達武士豈其然。噫，如是我聞，而王遂語，且燕羈其乳衣襪之顏。」

王「卿等知將死乎？」少年甲「然，陛下。」王「何以死？」甲「不待言：戰死！戰死！」王「然則與卿等以最佳之戰地，何如？」甲乙「臣等固所願。」王「然則卿等持此書返國以報戰狀。」

異哉！王何必乎？青年愕然疑，肅肅全軍，諦聽諦聽。而青年恍然悟，厲聲答王曰，「王欲生我乎？臣以執盾至，不作寄書郵。」志決矣，示必死矣，不可奪矣。而王猶欲遣甲，而甲不奉詔；欲遣乙，而乙不奉詔。曰：「今日之戰，即所以報國人也。」噫，不可奪矣。而王乃曰，「偉哉，斯巴達之武士！予復何言。」一青年退而謝王命之辱。飄飄大旗，榮光閃灼，於鏖豪傑，鼓鑄全軍，諸君諸君，男兒死耳！

初日上，征塵起，睜目四顧，惟見如火如荼之敵軍先鋒隊，挾三倍之勢，潮鳴電擊以陣於斯巴達軍後。然未挑戰，未進擊，蓋將待第二第三隊至也。斯巴達王以斯巴達軍為第一隊，剎河駭軍次之，西希斯軍殿；策馬露刃，以速制敵。壯哉勁氣互天，陸鳥退舍。未幾，聞「進擊」一聲，鎗金鼓忽大振於血碧沙晶之大戰鬥場裏，此大無畏，大無敵之勁軍，于左海右

山，危不容足之懸聞，與波濤軍遇。吶喊萬聲，鮮血倒流，如鳴濤飛沫，奔騰噴薄於荒磯。不刺那頃，而敵軍無數死於刃，無斃落於海，無斃墮於後援。大將號令，指揮官叱咤，隊長鞭道者，鼓聲盈耳。然敵軍不敢迎此朱血塗附，日光斜射，愈增燦燦，而霍霍如旋風之白刃，大軍一掃，濤湧至矣，然敵軍不能據此擁盾屹立，士氣如山，若不動明王之天磐石。然未與此戰者，猶有斯巴達武士二人存也；以懼日疾故，遠送之愛爾侖尼之邑。於鬱鬱開居中，忽得戰報。其一欲止，其一遂行。偕一僕以赴戰場，登高遠矚，吶喊盈耳，踴躍三百，勇魂早浮動盤旋於戰雲暗濤。然目光益烈，目不得瞬，徒促僕推門戰狀。

刃碎矣！鏖鏖矣，壯士殲矣。敵軍聚集，欲剖王屍，而我軍殊死戰，嗚咽……然危哉，危哉！其僕之言蓋如是。嗟此壯士，熱血滴灑於將盲之目，攘行大躍，直趨戰壘；其僕欲勸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終不可。今也主僕連袂，大呼『我亦斯巴達武士』一聲，以闖入層層亂軍裏。左顧王屍，右拂敵刃，而再而三；終以疲憊故，引入熱血朱殷之壘後，而此最後決戰之英雄隊，遂向敵列戰死之枕。噫，死者長已矣，而我聞其言。

汝旅人兮，我從國法而戰死，其告我斯巴達之同胞。

巍巍乎溫泉門之峽，地球不滅，則終存此斯巴達武士之魂；而七百利司駭人，亦擲頭顱，灑熱血，以分其無量名譽。此榮光糾紛之旁，猶記通敵賣國之奢利利人愛飛得，降敵乞食之四百西滯斯軍。雖然，此溫泉門一戰而得無量光榮無量名譽之斯巴達武士間，乃亦有由愛爾侖尼目病院而生還者。

夏夜半闌，屋陰繞路，轉折盤旋，犬吠如豹面已。斯巴達府之山下，猶有未寢之家。燈光黯然，微透窗隙。未幾有一少婦，送老嫗出，切切作離別語；旋鏗然闔門，慘淡入閨裏。孤燈如豆，照影成三，首若飛蓬，非無膏沐，蓋臨蓐，默祝願生剛勇疆毅之丈夫子，爲國民有所盡耳。時適萬籟寥寂，酸風曼曼，脈脈無言，似聞歎息，憶征戍歟？夢沙場歟？噫此美少婦而女丈夫也，寧有歎息事？歎息豈斯巴達女子事？惟斯巴達能支配男兒，惟斯巴達女子能生男兒。此非黎阿尼陀王后格爾歌與英國女王應答之言而添斯巴達女子以萬丈榮光者乎。噫斯巴達女子寧知歎息事。

長夜未央，宮籟悉死。觸耳膜而益明者何聲歟？則有剝啄叩闔者。少婦出問曰：「其克力泰士君乎？請以明日至。」應曰：「否否，予生還矣！」咄咄，此何人？此何人？時斜月殘燈，交映其面，則溫泉門戰士其夫也。

少婦驚且疑。久之久之乃言曰：「何則……生還……汚妾耳矣！我夫旣戰死，生還者非我夫，意其烏雄歟。告國母以吉占兮，歸者其鬼雄，願歸者其鬼雄。」

讀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達固爾爾也。激戰告終，例行國葬，烈士之毅魄，化無量微塵分子，隨寧歌激越間，而磅礴載刺雲，民腦筋裏。而國民乃大呼曰：「爲國民死！爲國民死！」且指送葬者一人曰：「若夫爲國民死，名譽何若！光榮何若！」而不然者，則將何以營斯巴達女子之嘉名。諸君不見下第者乎？泥金不來，婦泣於室，異感而同情耳。今夫也不良，二三其死，奚能勿悲，聽勿怒？而戶外男子曰：「淡烈娜乎？卿勿疑。予之生還也，故

有理在。」遂推戶脫局，潛入室內，少婦如怨如怒，疾詰其故。彼具告之。且曰，「前以目疾末癒，不甘徒死。設今夜而有賊地也，即灑吾血耳。」

少婦曰，「君非斯巴達之武士乎？何故其然，不甘徒死，而避生還。則彼三百人者，奚爲而死？噫，嗚呼！不勝則死，忘斯巴達之國法耶？以目疾而遂忘斯巴達之國法耶？」願汝持盾而歸來，不然則乘盾而歸來。」君習聞之……而目疾乃更重於斯巴達武士之榮光乎？來日之行葬武也，妾爲君妻，得參其列。國民思君，友朋思君，父母妻子，無不思君。嗚呼，而君乃生還矣！」

侃侃哉其言。如風霜疾來，襲擊耳膜；懦夫懦夫，其勿言矣。而彼猶囁囁曰，「以愛卿故。」少婦勃然怒曰，「其誠言耶！夫夫婦之契，孰則不相愛者。然國以外不言愛之斯巴達武士，其愛其妻爲何若？而三百人中，無一生還者何……君誠愛妾，曷不譽妾以戰死者之妻。妾將媿矣，妾爲男子，弱也則棄之泰嚙托士之谷；強也則憶溫泉門之陳迹，將何以廁身於爲國民死之同胞間乎？……君誠愛妾，願君速亡，否則殺妾，嗚呼，君猶佩劍，劍猶佩於君，使劍而有靈，奚不離其人？不爲其人折？奚不斷其人首？設其人知恥，奚不解劍？奚不以其劍戰？奚不以其劍斷敵人頭？噫，斯巴達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請伏劍於君側。」

丈夫生矣，女子死耳。頭血上滲，其氣魂魂，人或疑長夜之曙光云。惜也一應一答，一死一生，暮夜無知，偉影將滅，不知有慕溪烈娜之克力泰士者雖遭投梭之拒，而未能忘情者

也。是時也，彼乃潛行驍勇以去。

初日曠曠，照斯巴達之郊外。旅客寒起，胥駐足於大遠。中有老人，說溫泉門地形，雜以往事；昔也石壘，今也戰場，絮絮不休止。噫何爲者？——則其間有立木存，上書曰：

『有補溫泉門墜落武士亞里士多德至者騰上賞。』

蓋政府之令，而克方泰士所誦也，亞里士多德者身受迅雷，以霽神怒之賢王，而其餘烈，乃不能致一士之戰死，咄咄不可解。

觀者益衆，聚訟囂囂。遙望斯巴達府，有一隊少年軍，鎧甲映旭日，閃閃若金蛇狀。及遠，析爲二隊，相背馳去，且抗聲而歌曰：

『戰哉！此戰場偉人而莊嚴兮，爾何爲遺爾友而生還兮。爾生還兮蒙大恥，爾毋答爾分死則止！』

老人曰，『彼等其覓亞里士多德者歟……不聞抗聲之而歌乎？此二百年前之軍歌也，迄今猶歌之。』

而亞里士多德則何？如史不曰：浦累皆之戰乎，世界大決戰之一也，波斯軍三十萬，擁大將漢多尼之屍，如秋風吹落葉，縱橫零亂於大漠。斯巴達鬼雄三百，則憑將軍拍撒紐，以敵人頭血，一洗積年之殊怨。酸風夜鳴，薤露凝落，其竊告人生之脆者歟。初月相照，皎皎殘尸，馬跡之間，血痕猶濕，其悲隴爾飛神之不靈者歟。亞里士多德軍人，各覓其同胞至高至貴之遺骸，運於高原，將行葬式。不圖崇崇敵屍間，有凜然僵臥者，月影朦朧，似曾相識。其

一人大呼曰：『何戰之烈也！噫，何不死於溫泉門而死此。』讀者誰：克力泰士也。彼已爲成兵矣，遂奔告將軍柏撒紐。將軍欲葬之，以殉全軍；而全軍譁然，遂答亞里士多德。將軍乃演說於軍中曰：

『然則從斯巴達軍人之公言，令彼無墓。然吾見無墓者之戰死，益令我感，令我喜，吾益見斯巴達武德之卓絕。夫子勗哉，不見夫殺國人媚異族之奴隸國乎？爲謀爲僥，又奚論？而我國則寧棄不義之餘生，以償旣破之國法。嗟爾諸士，彼雖無墓，彼終有斯巴達武士之魂！』

克力泰士不覺卒然呼曰：『是因其妻埃烈娜以死諫！』陣雲寂寂，響渡寥天；萬目如炬，齊注其面。將軍柏撒紐返問曰：『其妻以死諫？』

全軍嚙唾，聳聽其說。克力泰士欲言不言，愧慙無地；然以不忍沒大丈夫之軼事也，乃述顛末。將軍推案起曰：

『猶歎大丈夫……爲此無墓者之妻立紀念碑則何如？』軍容益壯，惟惟呼殷殷如春雷起。斯巴達府之北，伯洛化士之谷，行人指一翼然倚天者走相告曰：『此埃烈娜之碑也，亦即斯巴達之國！』

南斯拉夫的愛國軍

時與潮

儘管德國侵略者以及他們的幫兇意大利和匈牙利在南斯拉夫如何暴戾，南斯拉夫一部分

英勇的軍隊仍在對敵人進行着有效的抵抗。據我所知，在塞爾維亞的舊壤有二萬方哩以上的土地還在這些愛國軍的掌握中。愛國軍的首領即是赫赫有名的德拉雅，米克海羅維區上校，在德軍入侵之前他就是南國參謀部中一位上校，並且是柏爾格來德陸軍大學的戰略講師。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戰爭，那時候他是一名陸軍中尉，目前他已經四十歲開外了。

他的威權從柏爾格來德南方的山中一直延到舊日塞爾維亞王國的大半。他執行法律，仲裁農民的糾紛，處理農村中的婚姻糾紛，簽署護照和身份證，以及密切的注意德人的一舉一動。

德拉雅本人是領導愛國運動的首領，也是南斯拉夫的精神堡壘。德國人重價懸賞他的頭顱。德國秘密警察同克羅西亞賣國賊巴羅里區的鷹犬到處尾追他，塞爾維亞的傀儡奈油區將軍家養的刺客也潛伏在各地等候他，但是米克海羅維區上校卻毅然決然的拒絕了他們投降的勸告並且聲稱，祇若是德國人一日不退出南斯拉夫，則抵抗也就不會一日停止。

塞爾維亞的婦女也有很多人在愛國軍中作戰。其中有一位是柏爾格來德最出名的牙科醫生，曾指揮一支游擊隊一連有兩個月不斷的攻襲通尼斯的鐵路線，並且還鼓勵鐵路人員罷工。最後這支隊伍被大量德軍包圍，這位女英雄被俘，其餘的人全體殉難。德國人判決她死刑。在臨刑前的一刹那，德國指揮官走到她的身旁，問她最後有沒有什麼要講。這位女英雄傲然回答：「我是一個塞爾維亞的女人，同一個德國人講話對我簡直是一個莫大的侮辱。」

談 氣 節

白 羽

「氣節」這兩個字，已經被人認爲不值一錢的東西，我們只要看現在最時髦的玩意兒，就是「轉變」。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的一句話，就輕輕地把「氣節」兩個字不知拋到那裏去了。所以和現在的人們談起「氣節」，也許有人會認爲是迂腐之談。

如果不談中國的歷史則已，談到中國的歷史，我覺得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其中最精彩的一頁，就是「氣節」的表現。蘇武，張巡，文天祥，史可法，在現在善於「轉變」的朋友們看起他們來，也許要承認他們是天字第一號的「蠟火」，客氣一點替他們加上一個「愚忠」的頭銜。的確，人生的大惡莫如死，然而講求氣節的人們，在某種情境之下，對於死是不當甚麼一會事，如果認爲「所惡有甚於死者」；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或則慷慨捐軀或則從容就義。爲甚麼要把自己已有的生命，去換那無形的氣節呢？這就是爲自己爭一個「人格」，爲世間留一點「正氣」。

古人叫人讀書養氣，這個氣就是氣節的氣，孟子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所謂浩然之氣也就是氣節之氣。怎樣叫做氣節？能保守氣節的人，一定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富貴所淫的人，不能說是有氣節的人，爲貧賤所移的人，不能說是有氣節的人；爲威武所屈的人，也不能說是有氣節的人。如果人人很講求氣節，則鄭孝胥殷汝耕之輩，豈肯做敵人羽翼下的官吏；如果人人能講求氣節，社會間那裏有許多作奸犯科的壞人

；如果人人能講氣節，國家那裏還有忍辱偷生覬覦事仇的敗類；從任何方面看，「氣節」兩個字，好像已不存在於現代人的理想中了。

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我固然不提倡導那「氣節歌謠」的高調；不過若欲渡過這危急的難關，那麼，每一個人，都應時時刻刻地將氣節兩個字存放在腦中，因為有氣節的人，纔是有信仰的人，他的思想，他的行為，總有一定的準則，糊糊塗塗得過且過的人們不配生於現代，更不配生於現代的中國，更需要有骨氣有血性而能不為威脅不為利誘的國民，消極的挽救國難，積極的復興民族。

氣節從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呢？不一定從容貌或慷慨激昂才算是有氣節；抱定了一種純正的目的，對於任何艱難，任何痛苦都不避免，惟求此種目的實現，也就是有氣節。因為一個人如果存了必死之心，則甚麼不可以做。以中國地域如此之廣，人口如此之多，如果人人都講求氣節，不忍辱偷生，不覬覦事仇，縱有強敵，亦何足懼。

氣節更不一定是讀書人的專有物（這裏將讀書人與非讀書人分開，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在瑪論上說，人人均應讀書，讀書人實不能獨立一派，不過就普通的習慣說，讀書人似乎可以成立一派）。古人尚時人讀書養氣，而事實上讀書人中，有一部分高於蠅營狗苟的心理，較之於不讀書的人，格外要利害些。鄭孝胥殷汝耕之輩，如果不讀書，也許不會扮演這種醜劇。所以讀書固然重要，而講求氣節，尤為重要。沒有氣節的所謂讀書人，不及有氣節的無學識者。談到這一點，現在的教育家訓練青年的時候，更應該要注意到這氣節兩個字了。

登錯的文章

魯迅

印給少年們看的刊物上，現在往往見有描寫岳飛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這兩位，是給中國人撐面子的，但來做現在的少年們的模範，卻似乎迂遠一點。

他們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將，倘使少年們受了感動，要求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學校卒業之後，或進大學，再應文官考試，或進陸軍學校，做到將官。於是武的呢，準備被十二金牌召過，死在牢獄裏；文的呢，起兵失敗，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麼樣呢？有歷史在，恕不多談。

不過這兩位，卻確可以勵現在的文官武將，愧前任的降將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爲辦給大人老爺們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麼一來，卻錯登在少年讀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決不至於如此低能的。

引用書刊表

國魂『不做俘虜』

原文見革命行動第一卷第四期
司令長官三十二年四月五日手訂立國十要解釋第一條

敵人虐待俘虜

原文見抗戰必知六段話

全民族應向寧死不作俘虜而努力

原文見革命行動第一卷第十期

不做俘虜鞏固立國的精神

原文見第二戰區陣中日報(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閻司令長官親會訓話

凡甘做俘虜及投降者一概擊斃之

原文見第二戰區陣中日報(三十二年八月九日)這是
閻司令長官在興集各界的『中街淨化戰役不做俘虜自殺烈士及陣亡將士
追悼大會』上對大會提案的總結

世上的懦夫才愛錢怕死

原文見第二戰區陣中日報(三十二年)
趙主席在興集各界的『中街淨
大會』的講話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

節錄自史記伯夷列傳

孔子過陳

原文見韓詩外傳此係錄自

田橫和他們的部下

原文見史記此係錄自中華書局

漢高祖殺了公

原文見史記

蘇武

採自山西省政府編印民族革

這是
『沒烈士及陣亡將士』

張 巡

文天祥

史可法

史可法二三事

閻典史傳

江陰起義

鄭成功傳

鄭成功和臺灣

左寶貴死難記

他是一塊磚

斯巴達的國民訓練

斯巴達之魂

南斯拉夫的愛國軍

談氣節

登錯的文章

取材於新舊唐書本傳及韓愈譯文探自山西省政府編印民

探自中華書局朱文叔編小學

探自中華書局朱文叔編小學

節錄全祖望梅花嶺記選自箋

節譯邵長蘅青門躡稿卷六闕

原文見文化供應社的新道理

探自中華書局朱文叔編小學國語讀本

探自葉聖陶戰時初中國文選

探自開明書店葉紹鈞編戰時初中國文選

探自山西省政府編印民族革命國語課本

探自山西省政府編印民族革命國語課本

原文刊魯迅全集，集外集

原文刊時與潮第三卷第一期

選自葉紹鈞編中學精讀文選

原文刊魯迅全集且介亭雜文